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我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改麟德武后專恣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二十有五卷

我五

造彌勒像十俱胝及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命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

慈顏南謨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宿直慈恩寺塔計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札

哀錄遺典勤恤喪事俄異僧奉栴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尚後音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兜率

內院人也夏四月勅準佛世尊故事歛以
准所金棺銀椁塔于寢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
隱惠立明濟義寢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
焉道造偽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
行真等東明觀李榮姪義玄劉道合會聖

觀田仁惠郭蓋宗等將隱沒道書重更修
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三乘六
道五蔭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
門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爲太上靈寶
元陽經改餘佛經別號勝年尼經或云太

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用乾棗香水以惑
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世表聞以辯真偽
舊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
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
或明空空而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

戊

二

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
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
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親闡自餘經制
皆雜凡情何者前漢王褒造洞玄經後漢
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吳葛孝

先造上清經晉世王浮造化胡經又鮑靖
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
經梁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周
武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運挑攬佛經一
卷千餘卷隋輔惠祥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笑

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
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總將道經諸
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
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灾之法凡九
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

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
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
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玄都
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
卷爲道經今玄都經目云依中陸氏所上

卷五

三

之目乃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
卷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
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虛妄明矣增加
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
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

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有據容可汎行若也妄言理湏焚翦伏願當今明朝云云由是郭行

真等捨邪歸正啓願文具如佛道論
賈改乾封○尊老君爲玄元皇帝○米斗五
錢

大教東被六百年矣○用麟德曆

書申母夢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魏師日嚴額公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

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額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間持犯焉識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觀聽法沙彌

染心顧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誠頗
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
鑒
之其井涌沛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
二十會常感天童爲之給侍十九年借獎
公翻經弘福筆愛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
我

四

年復居綿麻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
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十日衆
見空中旛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
師歸觀彌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
祀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爲如來使龍鬼

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
西沉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
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本一卷今行剛
定比丘尼戒本校注僧戒本三卷戒疏四卷注
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二卷比丘尼鈔
三拾毘尼義鈔三卷亡物輕重儀章服儀歸
敬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誠儀各一卷法華
義苑三十卷釋迦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
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
三寶感通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內典

錄卷十

勅改總章。○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尊化胡經真偽。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耶。

蓋

五

為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爲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

勅改咸亨

管上稱天皇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

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錄。自今道經諸

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爲罪制。

望花

復爲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

天太史奏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野有須令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之善慶勅偕親詣撫恤兼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大

教門也
改上元

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蘄州黃梅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闡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

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參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鳥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僧祇去能禮足而退便入

我室

六

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

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
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爲
曰給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
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房間偈乃問同

偈此誰爲之同偈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
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羨則羨矣
蠢了則未了同偈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
引至廊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
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等法以爲教門然以微妙祕密圓明真實
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十一
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届于此土得可祖
承襲以至于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
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

七

情未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

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

慧鑑之人命如懸絲能因當隱何所祖曰達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

兵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于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爾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

傳有衣鉢爲記世相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至魏隱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嘗斷臂以

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我五
論曰舊史叙諸祖雖簡略然大要與寶林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

使復於葱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裁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質周氏無父而連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

其其來畀以大法噫五祖出入死生正游戲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西改儀鳳

北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涼山逢一叟問曰爾來何爲利曰求禮覲文殊叟

曰帶佛頂尊勝呪來否利曰未也叟曰此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此呪隨行遠來奚益能回取之以流此土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耀元年取其呪

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

呪靈驗特異祕之禁掖波利屢奏請布中外高宗不得已從之利即辭入五臺後不知終時南天竺有菩提流志習頭陀行從耶舍瞿沙受道爲西域宗師名震中夏帝聞風而悅之因使西域有詔敦請

我五

九

昂改調露

褒改永隆

堯改開曜

牽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

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勅葬樊川北渠近裴公之塋基貌豐碩長八尺氣槩萬夫項上
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龍虎伏然
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脩戒彌萬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初

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廚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甚不爲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日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

遐邇增敬焉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師瑜伽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為三乘法相顯理宗

謂之慈恩教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注老及陰陽推

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榮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

后處分太子顯即位

法師玄惲卒惲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

及古今圖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因撰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為

廬陵王幽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為則

我五

+

天明年七月沙門十輩詣闕上大雲經盛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大雲

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

皇帝

中宗顯改元嗣聖

二月改文明正月立章

天子與韋玄相何不可二月天后廢上爲
廬陵王立其弟豫王旦爲帝居於別殿天爲
朝后臨

則天武后曌改元光宅

一云順聖曌并州水人也父武士彟官文

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鴈國公天后嘗
為尼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見而

悅之選爲昭儀進號宸妃帝崩后攝政立
諸武爲王甲辰大定及天后疾狄梁公仁
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年己巳崩于上
陽壽八十一年附之乾陵在位二十一年

改垂拱○制母祿纏古者母亡朞年而已
喪服滿云天無二日世無二主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制朞年禮也自天皇上元

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爲母三年下詔依行
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歲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始建明堂

貞觀五年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
議制度不成乃止天皇永徽三年宣問無

我五

土

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年下詔
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
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正
月五日功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
西南北各三百尺而有三層下設四方中

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鍊爲槽二十四步爲辟雍之水造舟爲梁以通道路與前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垂屋周曰明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

改證聖
改延載
改如意又改長壽

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復問于閩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閩主以實義難提此云妙

九月雍州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一山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有龍鳳之形未夢之異天后以爲休應故名曰慶山
改永昌

費改天授○二月辛酉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始此○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同日用周正

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

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
復禮等翻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
饌焉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
卷

遍空寺參譯經

是歲詔嵩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
秀禪師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
對曰不記曰何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
若循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識心流注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大原寺
開示華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
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衆懽呼嘆
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旨命京城
十大德爲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

無有間斷見滙起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
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則
天嘆羨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
稱爲老安國師

重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改神功

歲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為太子姚玄崇

相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夾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

我五

十三

季改火視○十月復夏正

李白生

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乃旋也

吳天后重眉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

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義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義難提等奉表奏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

詔歛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
阪宰相狄仁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
人事陛下矜念群生迷謬弱喪無歸欲令
像法兼行覩相生善然今之伽藍制過宮
室窮奢極壯刻繪盡功寶枝彈於綴嚴瓊

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既皆出
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
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捶楚
游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
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

彼我皆託佛法掛誤愚人里陌動有經坊
闡闡尤多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法事
供需嚴逾制勑膏腴物業水確莊園富有
其多不知獸數逃丁辟罪駢集法門且一
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

每念之實切悲痛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等
及三維浪沸五嶺烟騰列刹盈衢莫救危
亡之禍繙衣蔽路豈有勤主之功况北風
塵屢擾征戎稍繁遽與此務力所未堪伏惟
功德無量何必與建大像以勞費爲名乎

我

古

雖歛僧錢百未乃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
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臣今兼採衆議咸以
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普濟群品是其用
心宜以勞人而存虛飾哉疏奏則天不納
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虛

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

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
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吾徒於天下固
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
者於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

著改大足又改長安

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
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
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可

我五

十五

呼是豈真沙門者所爲哉疏謂如來設
教以普濟群品爲心詎以勞人而存虛
飾此不獨匡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佛
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然排佛老以苟
名者雲泥矣

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
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爲
住相布施非寂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
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
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

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
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
木以爲塔寺極治之金以爲尊像勞則多
矣費則甚矣其所獲福乃不若禪房之匹
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

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
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虫
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
不忍害其生乎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
悉計工匠率多貧屢朝區幕役勞筋苦骨算

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瘳交集豈
佛標徒行之義歟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
又營築之役僧尼是稅雖展轉乞丐窮乏
充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
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洽豈佛標喜

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朔
未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
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
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東西南北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

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哉臣以時政言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佛教論之則宜救危苦滅諸相崇無爲伏惟察臣之言行佛之行務以理爲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天大悅御長生殿召見廷珪賜

金帛

六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至華藏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之

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爲曉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章則天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爲金師子章初雲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教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爲僧凡藏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爲則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

者交羅齊現以表刹海十界普容無盡之
旨藏沒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
宗之目爲一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
責○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

鑄

士

課曰臣聞佛法慈悲菩薩護持唯志利益
孳生非假修崇土木伏闇造像稅非戶口
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祗承不能濟辦且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或傭力客作以濟糲糧
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

一十七萬繩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
千尚濟一十七萬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
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毒之意
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
成率百僚禮祀

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
納狄仁傑諫正月張柬之相

則天于上陽官冬崩二月復國號曰唐
考範等五王以兵誅姦臣而迎帝即位遜
老君為玄元皇帝景隆四年葬后安樂公
位即主於餅中進奉上滿壽五十五奉相王
衛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

梵僧般刺密諦賈楞嚴梵夾至刺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融筆授及譯經十卷畢般刺復携梵本歸于天竺

釋名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

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蘚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湏坐禪集定若不因禪定而

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釋名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

我五

上

釋名
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學道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

者此是二乘小兒羊車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

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闡表上師語帝咨美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嚮慕之意

早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

戊五

譏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

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
號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
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
應王霸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爲書生游問
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

律儀說通訓詁音叅吳晉爛乎如襲孔翠
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
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
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
東來以法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

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
飄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
同輒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
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
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

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
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
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
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
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

慧之慧去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
多也後進得以沸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
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忘
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
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閑發

我五

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述爲心要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
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
而稽首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止而
釋法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

吉帝
歸

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
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駕鷲
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
降時誅飢投味故告約而意領一雨普霑
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

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平聖教日崇朝恩
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
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非擬
局狀誼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
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

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願命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八年受具于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于此寺蓋僧腊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棲崩梁壞雷

我五
主

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鶻親馬詔使弔哀王侯歸贈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閑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

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夙心大常卿鑼鼓吹樂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

靈龍門汎金櫬登高駐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燔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鬼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

飾賜逾百萬巨鍾蓋先帝所鑄群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花旛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露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

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
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
回菩薩乞施後官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
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山
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

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聞石城之歎
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
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
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名其迹以慰
其心銘曰領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

匪磨莫照海底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
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客詣
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
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
光射昏疑真將住世萬壽無期柰何過隙

戊五

壬二

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
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
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鴻一皆勤
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
古未之有

王景隆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院
給二美人奉事未幾忽求閔鄉河水左右
倉皇莫能得又曰第穴堂前地可得也既
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國公圖形

集賢院初回幼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暮

歸因號萬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宮度爲沙
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
侍莊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曰此
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韋

后將謀逆回遇之望塵唾曰血腥不可近
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蕃嘗私謁回拊
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爲相王每
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
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寂于長安醴泉里壽

七十五

王

壽七十四矣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
眼不繫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
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
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旨蓋大乘了悟

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顯化至
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
未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
則法雲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興玄宗理均述

異挫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
道場
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並集初太宗
以老子爲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
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爲永式令齊
班並集云

國師惠安卒誠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
中恣野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
言論其徒側聆俱莫之省至八日合戶偃
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昇尸
林中果野火至闇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
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云
是歲再詔于闐國三歲實義難提至帝降
蹕迎勞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迓之載以
青象安置薦福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
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四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惠儼惠岸
木叉三入爲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
光王未幾遷止薦福寺明年京畿旱有旨
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洒即有濃雲
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二月示寂

卷五

三十四

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
建塔即穢氣滿城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
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
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
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

事迹具如蔣穎叔所著傳大師自西國來
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
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
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
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

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
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
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
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沙妃主授歸戒因

留

禁中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逡巡

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於林光宮御製

讚曰戒珠皎潔惠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

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紀

德政律藏與芳傳芳像教因而光盛時以

我五

二十五

為榮焉

八月乙卯以高宗舊弟興聖寺有柿樹天

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因大赦天下賜百

官封爵普度僧尼道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

露

亭譯大寶積經勅中書陸象先尚書郭

元振宰相張說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

一百二十卷

是年三月勒東都留守韋安石賛詔起嵩

山沙門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荊州

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烈國

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

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

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

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

太行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因與談其
淵奧退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此知名
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遁
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
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

與之遂洞曆象陰陽推步之學而入嵩山
依普寂禪師參決禪門宗旨及道當陽山
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
不忘

卷五

立門屏間僧於庭中布算聲而語其徒曰
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已合到
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
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
遂承其言遽趨入舟乘咨求其法彼盡授